



未成形的、夭折的、
失蹤的、被毀滅的，
你從沒看過的那些書啊！

不見天日之書

The Book of Lost Books

Stuart Kelly 史都華·凱利 著

李爽學、林嘉彤 審譯 盧威、汪梅子 譯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所長李有成 資深圖書館從業人員王岫 推薦

Passion 16

不見天日之書

The Book of Lost Books

作者：Stuart Kelly（史都華·凱利）

譯者：盧葳、汪梅子

審譯：李爽學、林嘉彤

責任編輯：洗懿穎

封面設計：張士勇工作室

法律顧問：全理法律事務所董安丹律師

出版者：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10550南京東路四段25號11樓

TEL：886-2-25467799 FAX：886-2-25452951

email：help@netandbooks.com

<http://www.netandbooks.com>

The Book of Lost Books

Copyright © 2005 by Stuart Kelly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by Andrzej Krauze

Copyright Licensed by Penguin Group (UK)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Net and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譯稿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授權

發行：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550南京東路四段25號11樓

TEL：886-2-87123898 FAX：886-2-87123897

讀者服務專線：0800-006689

email：locus@locuspublishing.com

<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

郵撥帳號：18955675

戶名：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新莊市五工五路2號

TEL：886-2-89902588

FAX：886-2-22901658

排版：帛格有限公司

製版：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08年4月

定價：新台幣420元

ISBN：978-986-6841-19-4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passion

of the books, by the books, for the books

港台書

未成形的、夭折的、
失蹤的、被毀滅的，
你從沒看過的那些書啊！

不見天日之書

The Book of Lost Books

Stuart Kelly 史都華·凱利 著
李爽學、林嘉彤 審譯 盧葳、汪梅子 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於是，文字面臨著徹底失落的危險，那將是永遠且根本的遺失。又有誰會知曉那些失落？

——雅克·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柏拉圖的藥店〉

目錄

序言

LOST AND FOUND, or Something in Between

陳建銘

9

譯者序

12

前言

15

無名氏

26

米南德

101

荷馬

31

卡利馬科斯

108

赫西奧德

44

古羅馬早期諸帝

111

耶典、埃洛希姆、申命記的作者們

47

加盧斯

116

莎孚

54

奧維德

119

孔子

59

朗吉努斯

122

伊士奇勒士

64

聖保羅

125

索福克里士

78

俄利根

130

歐里庇得斯

83

普羅帕

135

阿加松

88

迦梨陀娑

140

亞里斯多芬尼

92

福爾根提烏斯

144

贊諾克里士及其他

97

遠遊者威德西思

147



尊者畢德

約翰·彌爾頓

穆罕默德·伊本·伊斯哈格

厄奎特爵士

阿莫·阿得達奇奇

亞伯拉罕·考利

但丁

莫里哀

喬叟

拉辛

維庸

井原西鶴

斯克爾頓

萊布尼茲

開爾諾

亞歷山大·波普

卡蒙斯

山繆·強生博士

塔索

勞倫斯·史坦牧師

賽凡提斯

愛德華·吉朋

斯賓塞

歌德

莎士比亞

羅伯特·弗格森

約翰·唐恩

詹姆士·霍格

班·強生

華特·司各特爵士

230 224 212 203 196 188 184 182 179 176 170 165 162 157 150

331 326 322 312 307 301 298 286 277 274 265 262 255 249 236



韓波	左拉	斯文本恩	理察·波頓爵士	杜斯妥耶夫斯基	福樓拜	梅爾維爾	狄更斯	果戈里	小約瑟夫·史密斯	海涅	湯瑪士·卡萊爾	拜倫爵士	珍·奧斯汀	柯瑞芝
416	408	405	399	393	386	381	374	369	363	360	353	348	340	335
	470		465	461	456	453	449	447	443	439	436	429	423	419
後記			佩雷克	普拉絲	羅伯特·羅威爾四世	威廉·布洛斯	狄倫·湯瑪士	海明威	布魯諾·舒茲	T·E·勞倫斯	艾略特	龐德	卡夫卡	諾里斯



LOST AND FOUND, or Something in Between

陳建銘

「凡屬丢失，必得尋獲。」(Everything lost is meant to be found.)

——英國考古學家Lara Croft（好啦好啦，是安潔莉娜·裘莉說的）

幾位平日孜孜於淘舊書的朋友，不約而同皆具備此般「考古學家的樂觀」——以為所有尚未出土的文物、史蹟，全都依然好端端地埋藏在海底地裡某個角落，靜靜等著重見天日——他們篤信：凡是自己想要卻猶未入手的絕版書，純粹是時候未到，絕不至於永遠找不到；只要假以時日（佐以不只一絲絲的好運），總能應了那句：天道酬勤——再怎麼遍尋難著的夢幻逸品，終會翩翩來到跟前。

情感上，我非常樂於將他們歸於心理健全的族類，而這種美德的確也是支持他們恆久無怨不倦、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的「不敗心法」。但是回歸理智，實在由不得我不臣服鐵錚錚的事實：有些書籍，的確不再與我們同在——那些書已從失蹤待尋名單中移除，正式宣告法定死亡；任你再怎麼千山萬水、呼天喊地，它們硬是一翻兩瞪眼擺明了永恆佚失。

休怪我掃興，此刻您手上這本書，正是好大一盆冷水。

古今中外掌權者動手進行「書籍清洗」，儘管規模有大（秦始皇、納粹有系統、集團性的焚書；官方藉翻修之便順道竄改、刪削；大有為的黨或政府偏要破四舊、動員戡亂云云……）有小（神父、理髮師護友心切，趁吉訶德先生熟睡時偷偷燒掉他的騎士小說；各國公安部門假端風正俗之名三不五時來個「惡書追放」；作者本人或出於失察或明察，自行銷毀少作等等……），畢竟都還算好說，橫豎，那幾筆帳好歹都有個明確的對象可供世人事後清算、怪咎；相較之下，其他發生在歷史的陰暗角落、甚至個人生命罅隙之間的「書物蒸發」就更萬般分說不清、更教人頓足捶胸了。

中文世界對於「逸失之書」自然不至於陌生。在咱們漫長的書寫歷程（比起其他現存文明恐怕更長一點）裡頭，天災人禍從來沒少過（比起其他文明只會更多），此起彼落、各種形式的毀書勾當更是從沒斷過。甫提太久太遠的，單表令人耿耿於懷的區區幾件：八十回之後的《石頭記》、《浮生六記》中「山中」、「養生」兩記、周作人譯的希羅多德《歷史》、張愛玲的《小團圓》和《少帥》、雷震獄中文稿……其中有的確實一度存世，只因 in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或是在 in the wrong hand，就此與世長辭；有些則壓根沒人敢拍胸脯說它們曾落實成白紙黑字。總之，它們如今全成了 what might have been：能入「存目」已屬大幸，尚有更多你我不曾聽聞的書在歷史上紛紛夭折，甚至連個可資憑弔的姓名、衣冠塚也輪不到哩。倘若有人援用《不見天日之書》體例，也寫一本專談中文著作的「失書帳」，篇幅八成能比本書暴增幾倍不止。

哀則哀矣，過去種種卒逝再不容追究；我們終究無法評斷：任何一部佚失的書假使當年能躲過劫數、得以倖存並造成影響，今日的文明會不會成了另一款模樣——能否變得比現在更豐富、更好一點點？還是出落得同樣糟糕甚至更壞？我也無從判定：少讀那幾部書，自己果真會比現在的不足更欠缺到哪裡去。話說回來，過去的失落是否一定就代表全盤缺憾？那倒也未必盡然。至少，歷史並不吝於為那些公案留下一些線索、話頭：於是，我們如今有幸捧讀這部頗堪細品的《不見天日之書》，儘管苦於無法從中窺得那些失傳的書的更多實際內容（廢話），但閱讀作者沉靜耐心地蒐佚鉤沉的過程、娓娓托出許許多多引人入勝的周邊掌故，真的是慰情良勝無。

值此出版量頻創新高、書籍銷售量卻屢創新低的當口，我們得以親眼見證許多紙本出版品一出世就注定活不久長，儼然當場要步入佚失的命運。經凱利君此番好意提醒：書的歷史頻頻留下如許大大小小缺口，適足以讓讀者、作家、出版人諸君分頭捫心自問：我們（過去曾經、未來還要）失去些什麼？我們需要些什麼？又，如何防杜下一次的佚失。

譯者序

盧 葦

當我拿到原書，看完作者前言的第一反應是：巧得很！——我也曾經雄心勃勃地將企鵝版希臘戲劇收入囊中，也曾對著自己書架上的《莎士比亞全集》沾沾自喜，也曾走火入魔般地拿著書目清單圈圈點點，也曾爲了集齊愛阿嘉莎·克莉絲蒂的原文小說大費周折——更曾體會過全套克莉絲蒂在手卻不得不面對各種版本參差拼湊的懊惱。

這本書中所列的作者，大半陪我走過了翹課打混的學生時代。只是我和許多人一樣，從來只爲自己讀過些什麼而自狂自樂，卻不曾抬眼遠眺：還有哪些我們讀不到的東西？

這是一本關於書的悲喜劇，書中的作者我們大多都很熟悉，書中的作品我們卻極可能永遠也沒有辦法讀到。伊士奇勒士的《女祭司》、莎士比亞的《愛的收穫》、簡·奧斯汀那部只有「計畫」的小說、卡夫卡那些堅持要求毀掉的文字……由於意外，由於粗心，也由於作者的刻意隱瞞或官方的刻意銷毀，這些吊足了讀者胃口的書卷偏偏成了——且可能永遠都是——空蕩蕩的墓室。

史都華·凱利是個書卷氣十足的作者，從他的筆端透露出一位身處現代、心懷古典的雅士。放在西方，他會令人想起鵝毛筆、羊皮書、高及天花板的大木書櫃、十七世紀的油畫、文藝復興的雕塑；放在中國，則會令人想起清茶、香爐、泛黃的線裝古卷、滿眼的高山流水……。

這樣一個瞭解書的人——同時具備了深厚的古典學功底和敏銳的眼光——將自己讀書中的心得隨手記下，於是便有了這本奇特的「書單」：《不見天日之書》。作者似乎在以某種憑弔的筆觸在寫，寫他仰慕的古代先賢，寫那些二度承載著撰寫者期待的作品：為祖國，為愛情，為名譽，為藝術，為金錢，為良知，或者為瘋狂。

這本書有兩個主題：脆弱和永恆——脆弱的書，以及渴望透過書來實現的永恆。

這部悼念亡書的文字使人猛然驚覺，原來從小以為「皮糙肉厚」的書竟是那麼脆弱，像露水一樣短暫，像深秋的落葉一樣不堪一擊。可笑的是，從公元前若干千年開始，人們就試圖透過文字和書來實現永生。「被記錄」儼然成了天地間最具誘惑力的許諾：記錄下來的東西就會恆久，就會流傳，就能讓人在身體腐爛之後仍然存在於世間。據說亞歷山大大帝曾高呼羨慕阿基里斯，因為有偉大的荷馬為他立傳，使他永存。的確時至今日，不論東方西方，稍有知識或者關心電影「大片兒」的人，沒有人不知道這個特洛伊戰爭中的戰士。管他是英雄、莽夫還是偏執狂，總之他活到了千年後的今天，而且顯然還將繼續流傳下去。當然，同他一起的還有歌頌他的荷馬。

現而今，談論「流芳百世」會遭到摩登人士的譏笑，但是靜下心來細想，有誰不希望在自己離開世界後還能留下點兒什麼？

曾經有一個朋友對我說：我要打造一個品牌，在我們死後還能屹立一百五十年。當時我淡然一笑，一百五十年也能算雄心壯志嗎？再說月圓則虧，水滿則溢，既然沒落是必然，又何必執著於那種虛幻？然而與那朋友分手後，我又總會回想起她的話：那是每一個人的夢想。就像莎翁所

說，當我們枯萎、死去，知道自己的美麗還將在世間繼續綻放，那是怎樣的安慰？雖然他說這話是爲了勸人結婚生子，但將美貌換成美德、事蹟、功績、才情，效果亦然。那位朋友短短的一百五十年都足以讓我動心，更何況書籍著作能夠許諾的千年萬年？

更爲有趣的是，那些或天災或人禍的毀書行爲並未使書絕跡。我們清楚地知道失落作品的存在！儘管有時只是個無血無肉的書名。其實，書名已足夠。

這些失落書之名爲我們的作者搭建了別致的舞台，他不是一個記錄者，而是一個評論者。他在討論失落的書，也在討論書的失落。這些著作的遺失是好還是壞？像米南德那樣，「失落的米南德是個天才，被找到的米南德則是令人尷尬」。也許失落並不是「滅頂」之災，也許失落帶來的神祕感和想像空間，反而促成了作品和作者在讀者心目中的理想化，甚至是神化？

那些失落的故事，有的令人惋惜，有的令人髮指，有的又荒唐到令人哭笑不得。同時，作者也會在故事的字裡行間生發出對文人良知、政局動盪、時代變遷的感慨。我們還能從中看到古典文化在西方的傳承：自荷馬到凱利自己，一氣呵成，連貫而下。書籍灰飛煙滅，世界滄海桑田，卻有一些東西始終沒變，像古希臘古羅馬神話的魅力，像書的脆弱，像作者們在前言或後記中總不忘強調的萬古流芳。

這世間最脆弱的是書，最持久的也是書。無怪乎有那麼多人企望透過書令自己的聲名傳之久遠。但在此，我們更願同史都華·凱利一道，爲那些失落之書的作者燃起一瓣心香，因爲誠如他所說，畢竟「因爲總有一天，我們也會加入他們的行列」。

前言

我會燒掉我的書——啊，麥菲斯特費利斯（Mephistophilis）

——基斯杜化·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

據我母親說，這一切都是從《奇先生》（*Mr Men*）系列兒童讀物開始的。她一邊比著家長不勝其擾時慣用的手勢，一邊叨念起我在得到某位親戚送的一本羅傑·哈格里夫茲（Roger Hargreaves）的故事書後，是如何一心一意將每次的假日旅行、週末出遊和星期六購物行全變成了書店蒐羅之旅，直到集齊全套才肯罷休。這套書裡的意外先生（Mr Bump）需要好奇先生（Mr Nosey），而搔癢先生（Mr Tickle）一離開嘮叨先生（Mr Chatterbox）就倍感寂寞。在第一次收集行動圓滿成功後，我馬上又被《誰博士》（*Dr Who*）的小說版吸引（至於什麼原因早記不起來了）；隨後又有了「假想戰鬥」（*Fighting Fantasy*）骰子和指引手冊；等到我十幾歲的時候，阿嘉莎·克莉絲蒂^①的平裝書正式進入我的收藏行列。

從此我發展出一種模式，一種令人上癮的模式：只擁有任何系列書籍中的一本或幾本是不夠的。我就像個沒救的偏執狂，一心求全，對完整和圓滿有種近乎強迫性的需要。我甚至列了一張